

老子道德經玄覽序

崑崙外史趙宋撰

今文獻通考及百川學海書略記老子注疏河上公以下大小百有餘家起自西漢以迄茲今上下數千載或散布於人寰或珍襲於天府或晦迹於遐方或殘缺於異代第恨不得窮搜而遍讀之以觀古人用心之所極間得一二則蘇子山林希逸王道醇熟朱得之輩若是已矣而數君子類以儒術談玄殊失宗旨子山雖自稱宗悟入而了命一關倚隔影機不有深造實詣之士遂得訣印可親承則玄室幽深法藏閼密吾恐不得其門而入終亦宮牆外望而已夫道德五千的非儒術谷神玄牝六經無文妙靈重玄虞廷弗及也乃今一以儒術窺之何謬哉若適白紫清之論谷神張紫陽之指玄牝參同契之言守黑與夫上德下德之旨大國小國之辨發明經義類皆不落言筌直求象外準是而

老子玄覽序

讀老子則如鏡花水月弄影虛無之中傳神色相之表乃爲得之如斯而論敢謂諸家大儒所未喻也天下有大難二知德而矣而知言亦次之夫言有君也事有宗也夫惟無知是以莫我知老子蓋傷之矣審爲儒術則折揚盡華屈而和者眾矣何爲其莫我知耶嘗試論之以正治國以寄用兵以圖事取天下儒術伯矣然而德仁義我之德之亂也不敢進寸而退尺是德之德也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是德之詐而多事也拂經絕世吾知其不可屈於鄰魯之門決矣信不足有不信無惑乎下士聞之而大笑也故曰言有君事有宗夫惟無知是以莫我知今夫解牛而味於膏肓則族庖之刀月不更未已也况讀玄聖之書差不得其君宗而欲自附於知言希不難哉是說也宋開之伯兄子巖子巖聞之長庚云云長庚注老子二卷名曰玄覽二萬餘言貫串一旨要皆契悟於吾語文字之外者然非長庚之私言也古人著述皆前有師承道德

五千本於陰符三百篇之則參悟諸家又皆副墨之子洛誦之孫也是作會意羣經履影先覺發靈妙重玄之秘明益機通川之巧指陰陽相勝之術末轉數語旨趣悠長婉美結篇所謂百不爲多一不爲少者惜也章句腐儒未能盡讀玄聖之書爲長庚讀一辭而以耳目略記似當准此梓傳海內具正法眼者求印可云

時

萬曆庚辰中秋日

老子玄覽序

二

老子道德經玄覽序

坤字集

淮海參學弟子陸西星長庚詩

序

蓋在乙丑而星居於淮河之濱始讀老子慨掩卷歎曰嗟乎老子者聖人道德之微言而性命之極致也世儒謂老子爲見小而以陰謀捭闔之術盡出其書然哉然哉大道既隱儒者各以所見爲學是此非彼不得於言而不敢求之於心老氏之不自於天下遊已久矣且夫聖人治世之書六經尙矣必欲治世則取足於六經老子奚貴焉若夫迴大道之宗窮性命之隱究混沌之樸復眞常之道則孰先老子昔者虞廷精一爰開道統孔門一貫書絕名言非以所闢者微所操者要乎得一之貞老聖蓋廣言之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經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無欲則靜也以觀其妙則無極也

老子玄覽序二

欲則感而動也以觀其微則陰陽也是故從無而入有則造化生焉推情而合性則聖功出焉斯之謂性斯之謂命斯之謂一斯之謂道德也無爲之治也不爭之善也居下之利也靜正之勝也一言一旨皆作是觀是謂妙微同之極耳古之聖神深遠言諸故能提挈陰陽主張造化致中和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皆得一之貞也所謂以其真治身而出其緒餘以理家國天下蓋在上古爲然天道之行尼父篇有志焉而未逮亦時使然也且夫道有升降政由俗易儒者不知變通辭心顧蒙直欲推其說以成清淨虛一之化不亦難矣夫絕聖棄智絕仁棄義堯舜不能以治天下況後世乎經之意有攸屬也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知言之難老聖蓋傷之矣星既讀此書竊竊立言之旨參以丹經黃之師授恍然得得其要領若然後敢取其書借而演之末復贅以數言隱括其義既三月始脫稿或謂老聖之書就事論事

老子道德經玄覽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明切若此子部書而無說之何居星謂老聖以將隱之身強爲闡尹落書明道而暇爲此自世絕俗之談其不然明矣彼其治國用兵與取天下言近指遠意在使人得之言語文字之外以爲就事論事而釋之何名乎道德何貴於知言也是疏也雖未能盡發老聖之微然於性命之微思過半矣

嘉靖四十五年歲在丙寅閏十月念又五日

老子玄覽序二

老子道德經玄覽序

世海同志趙陽子趙試子藏識

有物混成始乎無名不得已而強名之曰道鴻龐濶漠之世其人無不知道者自聖人治世之學出而斯道分而為異教者流荒誕之徒日用不知靡勞汨汨日趨於路而後已可哀也吾聞道之真以治身而其緒餘以為國家其主宜以治天下何世之昧昧也而徒逐末以喪真悲夫殆哉老聖之學性命兼修造化在我道德一書其肯綮也道者德也德者得也因茲機而有得焉斯之謂道德也經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常作是觀斯知盜矣吾聞諸長庚雖宮修定觀妙之宗也永府求玄觀微之學也親妙則知從無以入有親微則能推情以合性妙微同玄要歸得一是若經之要領也讀是書者莫得其宗逐節標著就事論事附以儒術弘綱大旨渺乎昨渙何取於釋說老聖曰知我者

老子玄覽序三

希歎知言之難也嗟付長庚吾玄友也潛心斯學廿載有奇矣究道德之根宗得仙師之口授暗出是編示我精要凡八十一章一意貫徹辟彼月闕千嶺而同光風谷百岩而共聲何其暢哉是疏也世所希覩如得此則吾道之真面目可見矣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讀老子宗眼

是書以道德二字為宗旨有名無欲有欲又從一經之首紫也無名天地之始者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道之謂也有名萬物之母者太極分陰陽陰陽生萬物德之謂也無欲以觀其妙者上德之人全真體道行無為之事者也無欲以觀其微者下德之士返還歸復行有為之事者也無為之道致虛守靜知常復命我體魄抱一無離之謂也有為之道知自守黑知雄守雌濡弱居下得利不爭之謂也知無為則性源清矣知有為則命密固矣是謂了性了命聖修之極也然無為非頑空斷滅之謂也以無為有無為而無不為也有為非徇生執有之謂也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無不為而實則無所為也故失道而德則有為為甚復歸於朴則無為為宗是書言有為之事如治國用兵與取天下而為之皆實習也讀者不知而

老子玄覽宗眼

直以本意釋之誤矣誤矣或謂孔子言志道據此書不當以道德屬有無中庸言天命之謂性此書不當以性命與宗旨老氏之說儒者無取焉噫不然有無道器本不相離即道即德也即性即命也但有子母之道無為而為之者上尚未知儒又焉能知老氏耶是疏也所涉性則或者執之曰命未也此非予之私言也夫子與長庚有所受之矣

同志太華姚更生述

老子道德經玄覽

誰海參學弟子潘廣陸四星長庚疏

上篇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昔老聖爲周柱下史以道不果行乃西遊出關關令尹喜有道人也望氣而知迎謂之曰夫子殆將隱乎強爲我著書於是乃著靈文五千名曰老子漢之景帝避其道始名曰經至唐玄宗始加道德分爲上下兩篇何謂道德道者虛而無德則一而不分莊子云性修與德德至同於初何即無名之始道之謂也道德二字世人罕知漢興以來錢疏老子代不乏人略記百有餘家得其旨者莊子南華之

老子玄覽

卷二

外指不可以多屈蓋自河上之說已屬可疑其故焉者則徂於儒說之支離而於所謂妙微重玄之秘則罕乎其未得也星君慈寧開晚遭聖師誨諭命讀陰符卷悟之書說反覆非源委委觀其遞相神妙一非一也此其爲道之妙也夫道者虛無之極也非即事象而論之於虛無虛無者說子最分要章句同散處於人之地焉而爲道者曰道者貴在得其真家中其真者謂道者當作別觀疏曰道可道非常道何也曰道者先天太極清淨無光不露方體不屬指擬何可言說故不可道不可道即佛語所謂不可說不可說也若其可道則非真常之道矣何謂真常純一不二曰真恒久不已曰常佛言不二法門又云唯此一乘法蓋二則非真蓋言此也然又須知非真則不可常何者凡所有相皆是虛妄緣有變滅而不能久故惟真常之道主張於未始有物之先而自古及今以閱衆由故生天

老子道德經玄覽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洪百堅製件

老子玄覽

卷二

生地生人生物既有生矣於始落於後天名相之中而爲後散之器故經曰始制有名始即道也天地人物即名也名爲道之所生道既不可道矣名又何可名耶執而有之名相起而真常隱矣佛告大慧相句非相句所有句非所有句以至四相俱忘百八皆非意蓋如此故曰名可名非常名何謂真常之名如執天地之形而名天地則天地雖曰至大會有成壞而不可常惟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以是而名天地則道不變天地亦不變斯得名真常之天地矣執萬物之形而名萬物則萬物雖曰無窮終有生滅而不可常惟曰真如之性無所從來亦無所去以是而名萬物則道不變萬物亦不變斯得名真常之萬物矣是知名立乎有道之委也道妙於無有之根也若是乎有無之相生而道與器之不相離也於是乎聖人於有爲名相之中而教人以歸復真常之道焉然是名也推之於前則無名者爲天地之始明之於後則有名者爲萬物之母何以故有有名必有無名者以主之而無名者即不可道之道也道爲生天生地之根故曰無名天地之始經曰道生一一生二二與二皆名也一即太極也二即兩儀也悟真篇云道自虛無生一氣便從一氣產陰陽陰陽再合生三體三體重生萬物張故兩儀再合三體重生萬物出焉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化生故有名爲萬物之母經曰天地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蓋言此也其在人也若何而體之故常自其無欲者而言之即無極之真道之妙於其無者也是故可以觀其妙焉常自其有欲者言之即陰陽二五妙合而凝道之所以立乎其有者也是故可以觀其微焉微之言求也或曰微也有相通之義焉蓋常無欲之時至靜無感以觀其妙則見清淨之中一物無有釋氏所謂真空儒者所謂未發皆不出此但不可以有心觀之有心觀者即着

思慮而非自然又不可以無心強之經云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作是觀者方為合妙及時至機動天人合發元始真一之深自虛無來者吾得其機而用之則見陰陽相求冠婚相親所以為萬物之母者是在所以為立命之基者是在是千聖傳心惟此二語所謂性命雙修聖凡同證萬世之下不得師旨孰敢妄言吾今略而言之微謂說之支離立聖修之斷案何謂觀妙曰復歸混沌清天地何謂觀微曰勢破鴻濛運以離如此則聖師之旨豈復有餘蘊哉曰妙曰微雖有兩者之異名而實同出於大道之自然同出於道則妙者固謂之玄而微者亦不可不謂之玄也同謂之玄則既不可道矣而又可名也耶玄者幽深微妙不可測識之稱夫觀妙則既玄矣而觀微則又玄也玄之又玄則性在是而命亦在是順修而生人生物也逆修而成理成真也所謂聖功生焉神明出焉故曰衆妙之門云八十一章

老子玄覽卷二

老聖之言道德其旨崇實在於此學者苟能得其宗旨則其後所歸治國用兵與取天下皆屬寓言吾可以曲暢旁通而得意於玄辭之外矣

道不可道

道亦無名

知妙知微

慎密而行

有無守有

復歸於嬰

右第一章

世本每章之上各加二字蓋取章內之意而更有不可曉者乃唐玄宗所定至分上篇為道下篇為德支離甚矣今悉去之仍從其舊云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聲香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

惟不居是以不去

大樸既散私智日開天下之人滯於名相之中各以意見自為好惡而不知清淨之中本來無有夫好惡同出於太虛而常人每執於有我故知其美而美之知其善而善之者皆識也非性也由此妄識遂有妄執迷惑自性上道遠矣何美之有何善之有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與夫聲香之相和先後之相隨對待反覆皆自識起而不知自大道觀之何有於美何有於惡何有於善何有於不善何有於何無何易何難何短何長何高何下何有於和而抑何有於隨也夫道之無有若此民之惑亂若彼聖人於是鎮之以常無有焉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不知己之作之也生焉而不有不知己之生之也為焉而不恃不知己之為之也功成而弗居不知己之為功也聖人之無妄汝知此蓋由聖人

老子玄覽卷二

之懷未散故本體虛空不留不礙也夫惟不居是以不去言聖人雖不居其功而功在萬世終不可去蓋以真常不變者在我不在彼不辭不有不恃不居即吾儒世間功我之意澤氏度人而不見所度之人布施而不受所施之福與此同旨

顯除妄學

空不生華

本來無有

莫竟添此

同通寂照

無感無差

如斯諦義

同證三家

右第二章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

承上章達言聖人無為之事不尚賢不以貴尚人也加上章作焉而

同小者而為功成而居之類大通既無所有則亦本無可
尚可好可欲之事自天發識既開天下皆知美之為美善之為善自
若自低自見自貴於是始有相形相相和相隨之事而民之爭端
日發起矣至於賄貨而益生見欲而心亂機轉迷惑愈失愈遠禍亂
之原皆自識起聖人知其如此故當使人舍妄歸真返乎太朴無所
於尚無所於貴無所於見而虛其心也無所於爭無所於盜無所於
寵而弱其志也實其腹謂飽乎道德強其骨謂強立不反聖人之治
有如此者是皆無知無欲之事所謂無為之治不言之教也夫常使
民無知無欲而智者不敢為則天下無不治矣此無知無欲亦自首
章常無欲上透下蓋能靜能應常應常靜聖人定性之學有為中之
無為也

貪竊不生

禍亂不作

虛心弱志

老子玄覽

卷二

五

復歸於樸

右第三章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道本冲虛而用之也恒不盈不盈者生而不有為而不恃不自滿
足也然靜深不測之中而萬物於是乎出焉所謂虛而不屈動而應
出者故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者雖上始物而潛機不露若挫之
也解其紛者萬一各正而普利不爭若解之也和其光者其上不斂
其下不昧若和之也同其塵者精和樸樸無非至教若同之也湛寂
而能照也以存耶然視之而不見也聽之而不聞也搏之而不得
也以爲不存耶然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也故曰湛兮似若存不
知誰之子言其無名也象帝之先爲天地之始也曰象帝之先則不

老子道德經玄覽

爲誰之子又可知矣曰或曰似曰若曰象帝之先則以明不可道不
可名之意言道之本體若此體之者奈何亦曰挫其銳解其紛和其
光同其塵而一焉四言皆虛心弱志不自盈滿之事苟能如此則吾
淵湛之體不特物應所歸自爾中氣致柔而太和爲之保合矣終曰
保此道者不欲盈言謙言乎

大道冲而用之或不盈相同挫解分淵湛爲宗象帝之先分有物混
成子兮兮分孰知其名哉

右第四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之間其猶索
索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致五和

天地之於物未嘗照而仁之也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而
已是謂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之於民亦未嘗照而仁之也生而不

老子玄覽

卷二

六

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而己是謂以百姓爲芻狗芻狗者天解厭
之物方其祭也非有心以貴之也及其已陳而棄之也亦非有心以
賤之也夫其自陳自棄不惟芻狗不得而知而祭者亦將不得而自
知造化之吾而無心也豈不復耶是謂何者造化一氣耳一氣在天
地間其自生自化而無動而無出無入無著於人與氣之物而自其
管也夫道之謂道一氣之流行而自動靜其方其靜而藏諸用也其
中無言也則愈出而無窮焉若或鼓之若或出之而不見其迹莫
知其然者無言天地之始爲之也然出者自出而天地無心使物物
而物物焉其自化亦勞且息矣是謂道也言之不能盡體之則可
得道不可道而吾欲以言盡形容之吾見其多言而體道矣體
之於身不若守中守中守中致虛守靜而道可凝也中即下章玄牝

五十二

之謂乃吾人之靈也性由此立命由此出所謂無欲以觀其妙者
意蓋如此然謂之中則已不若方所不屬指擬果何自而守之哉

守中說中

丁丁不丁

撲碎虛空

與君分曉

右第五章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動

愚問之師曰凡物之滯於形器固於象數者皆落後天會有變滅而
不能久惟先天之神太虛默運靜則虛微無方動則張萬化爲能
不受變滅超然而獨存故曰谷神不死谷者空虛之聲神者靈應之
稱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首者也經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
而不滿動而愈出是谷神也其在吾人是謂玄牝何以故玄牝者吾
人之靈發命之所由以立者也玄牝雖有陰陽之分其實則未始判

老子玄覽

卷二

七

而爲二蓋此虛無之竅乃吾人體具未分之太極也周子曰無極而
太極經曰道生一無極則道也太極則所生之一也一者既立兩者
遂行於是始有玄牝之門焉門者神之所由以出入者也易曰乾坤
其易之門耶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分則玄牝之門一曰一圖而
造化於是乎生聖功於是乎出矣故曰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經曰
常有欲以觀其微其所謂觀觀此者也百姓日用而不知乎此
者也且夫聖人之與百姓同此一竅百姓不知也故勤於用而昧於
存往往有邪動之害流浪生死去道遠矣聖人則知此而存之以綿
綿用之以不動專氣致柔務以復乎無極之本體故能以神氣氣以
氣留形聖人之所以長生而久視者其道如此紫陽金丹四百字云
一竅名玄牝乾坤體合成中藏神氣穴內有坎離精情真氣要得
谷神全不死須惡玄牝立根基然又須知玄牝自玄牝而玄牝之門

自玄牝之門不可混而爲一故悟真之詩又曰玄牝之門世罕知休
將口鼻妄施爲非謂明師指點則迷音紫矣此章諸解皆不得其旨

休將玄牝等閑論

要識生門與死門

若尋盜機難運用

頓超生死道常存

右第六章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
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夫語天曰長語地曰久天地之所以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而生於
道也道則無名天地之始天地得之則常清常寧聖人者以爲吾之
一身既落於後天形氣之中必不能與天地同其長久也於是觀妙
觀微於陰陽互藏之宅得其所謂無名天地之始者以爲立命之基
則是後其身而身始先外其身而身始存蓋吾之身自有先者存者

老子玄覽

卷二

八

不後其身不外其身則是體於形氣之私而不原於性命之正百姓
之所以流浪生死也其能久乎故聖人不以身爲身而以道爲身是
聖人之無私也惟無私故能成其私故私其身而能存焉吾見亦
罕矣

聖人無身

以道爲身

天長地久

道器常存

右第七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矣居善地心
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正與政
通

夫修道者以不爭爲上善老學道歷言之佛經云我得無諍三昧人
中最爲第一曰諍是勝負心與道相違背便起人我相安能得三

味語曰君子無所爭三教聖人同此一調實從行之上德入聖之要機也故上善之德恆若水水能利澤萬物而居下不爭又含順納污而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被上善者隨順方便不爭險易此其居之善地也隨境而定不爭靜躁此其心之善調也平等行慈不爭彼此此其與之善仁也隨流得妙不爭權實此其言之善信也澤潤萬物不爭遠近此其正之善治也上善能則能而能方動善時則時行而時止七者皆上善若水利物不爭之事惟不爭則人已兩忘內外俱順怨尤何自而至哉其爲上善宜矣

大道無我

有相皆非

不爭之德

萬善咸歸

右第八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

老子玄覽

卷二

九

驕自選其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持懼其盈而極力以枝之也揣懼其銳而量地以施之也言物之盈者必歸於虛而人亦如之也觀者必居而觀之而不居者必居而觀之也言功之名而實則實之能守矣言富貴而能散之爲無也言貴而能散之於人則曰道其言矣不如上而而下之爲得也所以然言者以天道盈虛盈而退之序成功者退今也功成者進而身不知退是逆天也其能久乎世有不知天道者動引老聖之言以自文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今吾功尚未成也名尚未達也奈何求退是未有欲退之心而先有求成求達之志妄執焉下開先民之言忠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其心故辭焉有上下而不與今以修然無城之身而汲汲於德來之聘患得患失疲精耗神其不知孰甚焉故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又曰寵辱若驚貴大

老子道德經玄覽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患若身之患也患之焉苟得其意於言者之外則吾日用云爲寧無過然當乎其意者即已成已達之功名也即思退然以收歛之故有禍福相得而遠絕意於色聲世味少嗜而即心於道德是謂知足知足是而終身可以不殆矣不然則向平之累何時而已以至鍾鳴鼎沸而不歸斯則天下之罪人也噫

欲求便作

賈了未了

急流勇退

功名可保

右第九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

此言聖人治身之道也戰戰兢兢抱一五字成戒戒承載也皆懷即魂

老子玄覽

卷二

十

魄也子問之師曰人之生也精氣爲物魂者氣之所化也魄者精之所化也精魄屬陰氣魂屬陽以其寓於後天形質之中則皆陰也而不能久聖人知其如此故理其所謂先天真乙之氣者以爲一身之主而前之所謂所謂一也而後天形質之中則皆陰也精氣神魄皆然隨之如子母之相抱而不忍離日月此則盡陰陰體化純陽後天不老而形三光聖人之所以長生而久視者其道如此然哉持魄以抱一者貴乎無離少離則火冷而丹散矣故曰能無離乎抱如以雞抱卵之抱常使氣不絕無可理其有生造矣時至氣化自然調神出殼而身外有身矣抱一之妙有如此者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專者守之篤致者柔之極經曰骨弱筋柔而握固是嬰兒之專氣致柔也抱一者如之則致柔之極而守靜之篤矣雖除玄覽能無疵乎澹澹之意玄覽深遠之覽聞見深遠恐生理障盲能

五十二三

一切掃去使胸中洒洒一疵不存乎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國以身言
民以爲之精氣而首言能實精氣以養其身而不妄有作爲以害
之乎天門開固能爲雖平生我之門死我之尸一開一固常人生死
沒消乎其間而不知殺機反覆害裏藏恩今能以未靜之道勝之如
此之勝壯而能轉此生殺之大機矣乎明白四達人咸還其聰明之
德以馳騁天下今能收聽返視如廣成子所言使耳無所聞目無所
見心無所知而神常爲之守形乎天地以道生我而我不能以自生
自活者謂其不知抑一之道也今能如此則宇宙在手而萬化生身
矣是故能以道自生自活而又能以道生人畜人然雖曰生之而非
我生之道生之也雖曰爲之而非我爲之道爲之也雖曰長之而非
我長之道長之也故曰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不有不恃不
宰即無爲無知之意聖人之所謂無私而能成其私者蓋如此是謂

老子玄覽卷二

十一

玄德登人所易能說亦登人所易測哉

神孫相守

抱一無離

生而不有

爲而不爲

是謂玄德

聖者能之

右第十章

三十幅共一轡當其無有車之用雖以爲器當其有器之用也戶
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此言聖人以無爲用也夫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試即物類觀之三
十幅共一轡車之用或在是矣不知轡非中空則無以受軸而利轉
是當其無有車之用也埴和也埴土之黏者和土爲器器之用或在
是矣不知器非中空則無以容物而利盛是當其無有器之用也至
於室戶牖以爲室而戶之利出牖之利明莫非以虛無而致其用焉
是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無以制有而有資於無若是乎有無之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洪百堅製

相與而道與器之不相離也蓋謂之有即有者無之母也謂之無
即無者天地之始也修道德者此利夫有者自貴之身而不求所謂
無名天地之始者以爲致用之本焉故久而不壞
以無制有
器用者空
空亦莫執
眞空不空
右第十一章

老子玄覽卷二

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捨妄歸眞

貴虛合道

誰其鑑之

無爲之

貴虛合道

誰其鑑之

無爲之

貴虛合道

誰其鑑之

右第十二章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何謂貴
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若者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
爲天下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爲天下乃可以託於天下
此章聖人爲人解勸去縛造疑破執使進於道也夫大道本來平等
天下爲公有何能辱禍患世人不知心於道而每役役於榮來之
物舍身求名忘已逐物固有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者貴之貴重也
不知寵辱本不由己而乃視之若驚大患本與吾身不相干涉而乃

老子道德經玄覽

五
一
二
五

若論其深奧之理有如此要非徒意而為之也至人全體道
根以道物為其基其神厚者清靜無為而後道之合真
有不自知其然而然者下此則而於形氣之私欲其志以氣動
而去道遠矣孰能謂言孰有能而靜之徐清者乎孰能安其久
孰有能安其久而動之徐生者乎清靜無為之中而操然有條生謂
靜定之中而流幾應物而動專一而能直達言者而能致微皆道
之自然也保此道者其有要乎曰不欲盈而已蓋初學人德者而
言志氣盈滿必不能畏而戒也必不能壯而戒也必不能智必不能
察而深也又必不能微安而不可識也唯惟不盈不壯不察不深
能領曰耐耐微言能久也不新成不再道也蓋道常之道不覺變滅
保之以修身則長生久觀之術也保之以治國則久安長治之策也
聖人之訓也深哉

老子玄覽卷二

十五

深不可識

是謂玄微

深哉玄哉

太微玄微

右第十五章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曰曰
靜曰曰復命復命曰曰常知常曰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曰曰道
王王乃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此聖人觀妙之學也夫道本虛無靜一靜極而動動極而生入
物之萬殊而道始著於後天名相之中故體道者虛無返始以返
守靜為本焉常觀清淨之中一物不著則其虛而靜也少有物焉
者實而靜者持矣太虛無物片雲橫而障顯顯果湛若微風起而
生焉能其本然之體哉體道君子時時打疊此心內者不為外
不入使其漸次涵潤一塵不著則復其天交濶濶之全體是謂可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洪百堅製作

道教圖書館藏

則致虛之極矣致虛之極非守靜之虛者孰能之哉世人不知此學
往往失之於動試於萬物並作之中觀其復焉則於道矣夫
物芸芸而生亦有不復其根者何以致萬物並作而生者哉故
誠之通而物極則動動之極而物極則靜靜之極而物極則動
道之動極而靜故物極則靜以人也故歸根曰靜靜則復命於道
有以道造化矣故靜曰復命復命則真常之道也故謂之曰常知常
則能知古始也故謂之曰明小人不知真常之道在於歸根復命也
乃不能致虛守靜而著於有為名相之中要其非謂其真而實
貴貴者寵辱貴大思自故自謙謙為妄妄作妄作則禍其禍而
無殆乎能知常者常虛虛則能受靜靜則能藏是不謂常乃常乎
容則萬物一體大道為公故曰若乃公公則天地父母之慈也故曰
公乃王王者與天合德故曰王乃天天地之天大於道故曰天乃道

老子玄覽卷二

十六

返則其常不變故曰道乃久沒身不殆夫體道至此則聖人
之業無以復加矣抑觀復之說有三義焉曰復其真曰復其心
是以靜極而動者為復也此曰萬物並作各以復其真是以動而
靜者為復也於此之復以觀其妙矣是謂復其真也

能宮修定須觀復

永府紫雲觀觀

觀復觀觀觀復

方知妙微由

右第十六章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於信
兮其貪言功之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此章聖人指觀微之學萬世之下不得宗皆謂我自然
於師者皆指其微太上者上德之人道後未改之民也

假修証難知。世有爲之道。但知有之而已。其大則知有。而不知其所以有。返還歸復之道。未免有作爲。是故親之與之。親者。親之。而不知其所以親。揚其德親之舉之微。得之也。其亦異之異之。言者。言之。而不知其所以言。遠害也。其次則侮之。奚侮。戲玩也。侮之不已。必有其害。其次則侮之。而不知其所以侮。宗也。亦有君也。吾言甚易。知甚易。有天下莫能知。莫能知。而不知其所以知。有之親之。親之者。當何指哉。未聞當求以聞之。既聞當求以聞之。也。奈何百姓日用而不知。其於所謂陰陽五根之理。生身及於世。是與夫道器子母不相離之妙信之不足。且有拒之而不信者。以爲語人。猶分其貴言。說及夫既得此道而歸之身。則我與之具無異。以爲以自然。是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之道無爲而已。自然而已。雖知且爲。有作之妙。既不可輕以語人。况雖言之。而人有不信者。或信而後不信。詩云。始於有作。無人見及至。無爲衆始知。只見無爲爲甚。用說知有。

作是根基意盡在此

五十七歲

右第十八章

紹聖棄智民利百倍仁人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
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朴少私寡欲合中聲

有爲之道，人不得已而用之，以治其身者也。欲證無爲之道，則非棄智絕巧，棄利反其有爲者而已。蓋智慧出而後大傷生，世人役於名用，貪於情境，不能抱元守一，以寧其心，故聖人以反朴之道教之。絕聖棄智云者，第一之後洗心滌慮，不復知有聖智仁義巧利之事。所謂朴乎，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俗人暗陷世網，爲情慾所累，長獨若罔之，意如此，則一身之中，寂然不生，和順至矣。其利溥矣。是爲我之所以如此者，蓋以有爲之道，空也，無爲之道，實也。正欲令人棄有爲之偽，而已文不足，故令有所局見。素抱朴少私寡欲，意之所屬，正在於此。或問有爲之道，仁義何居？契不云乎？在義證刑，當仁顯德，意更明矣。可爲知者道也。

人我原委

右第十九章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景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泊兮其未兆如
嬰兒之未孩乘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
也澹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忽兮若海漂兮
若無所止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且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世人不知無爲之道而滯其見於名相之中博物洽聞多見廣覽自
謂通人而不知見聞解俱落下來獨有至人全體道德委志虛無
超然於名相之外絕去俗學損之又損使其胸次洒洒一塵不掛及
其隨機應物則機鋒電掣影莫加千人自廢豈以以支離俗學毫
損其思慮哉故曰絕學無憂被唯之與阿善之與惡乃俗學之所以
切切焉辨之而不敢以毫髮體養者也不知大道原無名相而唯之

老子玄覽 卷二 十九

與阿蓋起於應對之巧愚善之與惡則生於意見之相割相去之
相遠何若而辨之畏之一至於此也若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謂一大吠形百大吠聲矮人隨衆以觀焉君子從人而後則其爲
道荒兮其未央哉如是則俗學之當絕而衆人之當貴也明矣
故衆人之於世味也熙熙若享太牢淫淫若登春臺則其所以爲
而我獨泊兮其未兆而無所見如嬰兒之未孩而無所知也夫不
知稅駕之何地而無所歸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
我而若遺我之心眞愚人之心也哉而又烏知其上焉也澹沌沌兮
人昭昭我乃自晦其明而若昏俗人察察我乃自藏其神而若悶
兮若海而漂兮不測也漂兮若無所止而不可留也若人貴兮以
而我獨泊兮我之所以獨異於人者何哉亦止此而已矣貴兮以
耳蓋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萬物之母蓋理之始也

右第二十章

而二三而一者人也人皆得之以有生而以智慧巧利級登瀛海存
者寡矣衆人則知母而不知母之在人乃吾生身立命之根而不可
失也於是觀妙觀微於同類有情之中而竊其五情之欲以爲
之主養之細之食之味之則見道味深長而世味淺薄自足矣何
學之足以懷吾念哉食母二字老聖平生學術盡歸於此篇中食
守母有國之母皆是此意觀者詳之
未是母兮未是母 曾知我獨異於人
不知寄食於誰母 便把西江一口吞

老子玄覽 卷二 二十

昔者老聖謂孔子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若虛此言其意
者德德之容貌而德道之符驗也故曰孔德之至惟道是荷然則
也果何物哉自其先天而言則曰無名天地之始自其後天而言
則曰有名萬物之母道器相乘虛實相形恍恍惚惚而不可言
無而不可測者道之謂也故曰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惟恍惟惚而
其中有象也恍兮惚兮而其中有物也窈兮冥兮而其中有精也
精其真而其中有信也精謂陰陽五藏之精信謂人畜之信信是
謂無象之象無物之物其真之精不言之信所謂道之生天生地生人
生物之根實在於是聖人洞明古始深達造化於陰陽五藏之宅
而求其所謂象所謂物所謂精所謂信者以爲立命之基則寧直在
乎萬化生身而長生久視之道端在是矣是道也豈可輕視乎
於後天名物之中而自古及今其名不列乎所出之原乎哉死

少女初開北地花

不知何物西鄰子

右第十一章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執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老子玄覽

卷二

三

此言聖人修道之事曲委曲也全謂全面歸之也夫道惟其難爲而歸於互藏之室吾欲誘而歸之未可驟得故必枉己屈身委曲以爲事而後可就所謂曲則全枉則直也窪者不自盈滿之意原謂曲則練己之道虛心弱志久久純熟而後能之非粗散者何以爲此曲則得多則惑少者自歎之意名者自謂之謂此數語古語云曲則全聖人體道之事實不外是誠萬世學者所宜式也示見曲則全爭四句正以申明上意故結之曰古之所謂曲則全蓋攝諸曲則全其道而歸之且道歸何其庶幾

幾年失却娘生面

會已從人

委曲其事

49

2000

道人及策

右第二十章

老子道德經玄覽

天下之希言者其自然之道乎天下皆以自見自是自矜自是爲常

德故希言自然自然者何道也道本冲和可久且天地至大也一旦失其冲和自然致有亢戾之德飄風驟雨凌害萬物然且不能終朝卒歸於和而後已天地且不能久而況於人乎然則世人欲自見自是自矜自伐以高亢於天下而聖之爭吾知其不能久也必矣是故從事於道者以相同不爭爲貴焉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言者同於失失同於道同於德可也而失亦同於失何耶天下有道與德者常少失道與德者常多於此分別美惡計較短長愛憎取舍舍舍然互

老子玄覽

塾

1141

起不離道之本體不當如是但天下之人其向背攸殊其心術則心地平等廓然大公挂其鏡解其紛不知有己之有己世道大同其塵不見在人不是也我既不能立異於人則人亦不能異於我故有道與德者樂得之而無道與德者樂失之而無道與德者視其德不賢者服其化聖人之所以如此當德而德之者同之德出于自然故民之信之而樂得之也此以天下之信之於信聖人豈信不足者哉

大道無言

神和自然

100

聖人

五
第
二
章

踐者不立踣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不長自矜者不小
長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莊子

其者自謂其立之高而不能以久立者自謂其步之遠而不能以久行自見自是而自伐之人亦猶是也蓋其道無形而不可言其形者相苟一有之則當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若執而不忘過而不化則與道為梗反成其物所謂道之形不惟無用而反為人所惑故有道者不處也夫其有道者賢行而令之人方且誇之為己私一何怪哉

功德如何可自矜

彼何神也我何親

驅車日日羊腸道

誰作周行幾步人

右第二十四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母善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道道曰道道曰道道大天大地大主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法天法道

老子玄覽

卷二

二十三

道法自然

此道法自然也混成者二而不分之意混流未分之先一混而己其分清分濁也天地生焉而此混成之炁常寓於有名之中而為天地萬物之主寂兮寥兮自先天地而寂靜而無聲也寥空而無物也言道虛無空寂獨立于未始有物之先而萬古不變周行於既始有物之後而其出而窮如此則信乎無名天地之始而可以為天下母矣或曰有名萬物之母此以無名為母何也曰天地生萬物則天地者萬物之母道生天地是母之母也聖人食母守母食此守此而已然道本無名吾則不知其名因其為天地萬物之所由也從而字之曰道因其為天地萬物之所共由也強而名之曰大然謂之強名則殆有不得其故而固以是加之而終不可道終不可名之意亦已見於書外矣夫其大也則周行長往有逝之義焉故大曰逝逝則周遍

無涯有遠之義焉故逝曰遠然豈出太遠而無所歸哉萬物莫不將復歸其根故遠曰返曰大曰逝曰遠以其用之不可窮言也曰返以其體之靜而正者言也夫道而謂之曰大則天下之至大者莫如道矣天地者道之所生故天大地大主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然亦豈以其肆然於民物之上而遂謂之大焉已哉以有道焉耳故王者厚德以被物安民以應地有法地之義焉地則承天以時行無成而代終故地乃法天天地無心而成化故天乃法道道則自本自根無所法也自然而已故曰道法自然夫歸天地而歸之道語道而歸之自然則王者之法地乃所以法天法道而法其自然而也歟

物乃無物

名亦強名

法其自然

得一而貞

老子玄覽

卷二

二十四

右第二十五章

重為輕根靜為躁母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輻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承上章借言王者法地之義以明君子修身體道之重也輻重靜為躁君言天下之輕未有不根於重者天下之躁未有不歸於靜者故夫厚重莫如地而萬物皆承藉以有生安靜莫如地而凡水火風雷躁動之物未有不歸藏於地者世人不知持重居靜之學輕浮狂躁以勞其形以搖其精元神漸喪而大命隨之非道遠人自遠於道也故知道者效法乎地以持重安靜為本終日行而不離輻重喻重之至也雖有榮美之觀而燕處深閑超然遠覽言靜之極也所以然者蓋以吾身亦大矣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哉輕則失臣氣動精流躁則失君火佚神耗烏能長保其身哉萬乘之所以

守雖守而守辱者蓋如此其復歸於朴也有由然哉

知雄守雌

知自年

萬物並作

吾觀其復

右第二十八章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晦或明或吹或強或順或蹇或戰或勝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此言世人有爲之害以顯聖人無爲之妙也將欲取天下而爲之蓋亦僭辭取如取高帝約束紛更之取已語助詞不得已言不能也蓋聖人之於天下不忍乘之以無事亦不敢擾之以多事世人不知禮器之不可爲而顧作爲以敗之執着以失之莊生所謂魚與怨譟報混沌之德目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孟子所謂宋人有閔其苗之不

老子玄覽

卷

十七

聖而假之者情有爲之售之類也夫物之或行或隨或動或吹或強或弱或載或墮是皆相待而生相對而反既有名物之得其勝其屈伸之感消長虛之數皆一定而莫之或移時未至而強爲其發之是違其順也時已去而強執以留之是益其失也聖人知此而假使付之無可奈何忽然而不爲之所焉則未矣故惟日用之間付與身心相之又相去其甚者奢者泰者而保之以不盈而之且不盈知止知足自然復歸於朴而與道爲之合真神器可常守矣蓋觀於此三者則是未始有夫行也者而何有夫隨未始有夫動也者而何有夫吹未始有夫強爲者而何有夫贏未始有夫載焉者而何有夫隨所聞出爲無爲則爲出於無爲非知道者孰能與於此衆之無爲亦不可着會麼

一切有爲但是幻

無爲爲幻事

有無俱遣仍成幻

雲散天空月自明

第一千九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天下皆叛後必有凶年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況以道治其身者乎夫以強勝人者人亦思以強勝之故曰其事好還世人不加濡弱爭爲道之表馳騁血氣矜驕暴長賊傷天和乖氣感召群異旁出荆棘生而佳地荒蕪賊起而靈苗稿所聞一念不謹乃貽終身之憂一旦不謹乃貽千年之患可不慎歟可不戒歟能於憤怒沸騰之時便廓然思以消化之意氣發揚之時便翕然思以收斂之非天下之大勇不足以爲此故曰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以理自勝曰果以氣凌人曰強古

老子玄覽

卷一

二十八

之善爲道者保之以不盈徇之以不爭虛其心謝其志惟如是則自勝其私而已故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勿強如是則自
用之間德性常用自然中和交致而與道爲之合真矣彼物之壯者
鮮不老用壯而至于老焉梓道其矣是謂不道不道早已爲道其
其身哉

自勝者強

強亦莫若

1111

復歸於朴

右第二十頁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君子居則貴左用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無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者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曾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惡賢

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承上章言君子不得已而用兵之事蓋亦寓言今會其意而解之
讀曰甲聲相近而誤書也或曰喜也天下無事則有道者安之而已
惟夫不能以無事也於是乎下德之人不得已而用兵以自衛也
道但其用之也識實主之分明動靜之理察倚伏之幾轉生殺之術
知止知足而不敢於伐以喪吾寶蓋亦知為不祥之器非有道者所
處故用之以恬淡之為上焉耳否則樂殺人而已言謂君子居人
者而可以得志於天下哉言事尚左內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
處右是釋上文用兵貴右之義夫道陽常居左陰常居右右之也者
尊之也尊之而有所求焉尊之而有所得焉尊之而不敵先焉則言
之事濟矣殺人多以悲哀泣之言饒以慈也戰勝以喪禮處之也言
去者去泰也君子之不得已而用兵也如此

老子玄覽卷二

二十九

佳兵不祥

戰勝非美

恬淡無為

以聖恭己

右第三十一章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
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
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也

道無名相未離未殊之先其樸雖小天下有所不敢臣者無名天地
之始故無得而臣焉者也蓋道至微而至尊王侯守此則能宰制羣
動賓服萬物旋轉坤乾醞釀和氣故天地相合以降甘露和之動於
上也民莫之令而自均和之達於下也中和位育之應有如此人能
全體大道專氣致柔抱一無離則吾神和之氣自然周流灌注於一
身之間天地交泰而百骸為之條暢矣所謂甘露之降民物之功

老子道德經玄覽

自外至至是則道自我全命自我立而法由我出矣故能以無名制
有名以一法生萬法始制有名始仰無名之始有名者一生二二生
三生萬物凡有名相皆自道生經曰朴散為器世人不知無名制
有名之遺實也而每溺其見於名相之中由此見道生安寧靜
轉惑夫道遠矣故聖人復曉之曰名亦既有夫亦當知止止者歸
之地道樸是也依止道樸則內觀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
形遠觀於物物無其物而可以無逐妄達真之悲矣故曰知止所以
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江海也江海其源也川谷其委也知
江海為川谷之所歸則知道為萬物之所歸而君子當知所止者止
此而已王侯守此以賓服萬物感召和瑞也宜哉

有相終歸無相樸

愛河深處錯承當

回頭却汎猶龍海

龍淵欄中笑一場

老子玄覽卷二

三十

右第三十二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志不
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夫知人者知其美惡知其賢否知其情偽謂之智焉可也若自知則
可謂之明也已勝人者或以物力或以勢位或以智勇謂之有力焉
可也若自勝則可謂之強也已大抵察者恒味一以觀特者或
多為理屈天下之務外面忘內者比其然也故聖人欲其自勝之
學焉物有餘之謂富富人資雖有餘而貪得之心猶且不足不可謂
之富也故惟建生委分隨寓而安則知足當足可以名之為富矣有
所期待之謂志常人雖各有志而役於功名祿於富貴不可謂之志
也故惟志於道德強行不怠則志氣常伸斯可謂之有志矣夫其
所者久莊生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德是江湖者魚之所而

五十二三

道德者人之所也人而不失其所則常德不離而可以開闢而矣故曰久死而不忘者壽列子曰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者未嘗死是知生之無生幻相宛然無生之生真性湛然也人能死而不亡則前常湛寂而不受變滅矣故曰壽然死而不死非不失其所者不能也天下之失其所者衆矣若之何而能不失其所哉

銳不可保

察亦非宜

隱明內照

抱一無離

物壯則老

我作嬰兒

復歸無極

萬古如斯

右第三十三章

大道記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而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爲非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師之而不爲主可名於大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也

老子玄覽 卷二

三十一

道無名相亦無方所故曰大道記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長養而道不自知自然而已故曰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而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爲主常無欲可名於小無欲即首章無欲之意言未幾之先淵然寂然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持之不可得至微而至隱也故曰可名於小然既非之接萬物歸之而不爲主又何加其大焉聖人全德大道是故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雖與道同其大而淵然寂然之中至虛至弱終不自以爲大也夫惟不自以爲大此聖人之所以成其大歟

道本無大

大乃不大

聖人體道

不大而大

右第三十四章

執大象天下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

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大象者無象之象人道是也道者萬物之所歸也設聖人執之以往天下爲使天下同歸於道者聖人之類也然以道帥天下者天下亦以道歸之故往而不害安平泰不害猶不括之義安平泰言往之利也道之所以利有攸往者何哉蓋以道味冲和澹泊用不可既非若悅耳之音炙口之餌可暫設而不可久用者故樂餌雖美過客則止道之出口雖澹乎其無味也然而無味之味至味存焉故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而用之則不可既不因過客而始設也不因過客而遂止也故執之而往無所不利使其可證可止則亦樂餌之類耳豈道之謂哉

無味味偏長

有味終須止

其如過客心

惟欲樂與餌

老子玄覽 卷二

三十二

右第三十五章

將欲剪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弱勝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示人

此章之旨說者多借其言以爲陰謀捭闔之術自老氏始蓋不得於言而敢於誣害者今爲正之將欲云者且然之詞必固云者已然之詞言物之翕張強弱廢興予奪互相倚伏皆理之一定而不可易者其今之將欲如彼者必背之已然如此者也易有之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聖人知其如此固皆持之以謙虛守之以謙弱後其身而不爲爲天下先者非固居是以爲取勝之地也不然則倚伏之幾終不可逃而善與世人亦同幻化於起滅之中推遷於轉瞬之數而已而何以握其常不變之權於萬世哉故曰將

欲喻之必因強之將欲弱之必因強之將欲廢之必因興之將欲取之必因與之喻由強始弱自強生廢從興轉奪自與來是謂至德至明至幽至著不可易也不可逃也能逃此者其惟道乎夫道以柔弱爲表故常勝於剛強聖人處其勝者何以明乎彼魚不可脫於淵脫取之也脫魚於淵則終無可得矣是謂雖至柔而有不可犯也固之利器不可示人利器權謀之類利器示人則人思備之矣是謂雖剛而有不可恃也柔弱之勝剛強不亦居然可見矣乎蓋惟處夫柔弱則吾不用剛而天下之剛者廢矣吾不用強而天下之強者廢矣剛強廢則無對待無對待則無倚伏無倚伏則無輪轉無輪轉則無常不變之道生我矣雖欲富之窮之廢而奪之胡可得哉

坐窮興廢知今古

百尺竿頭休進步

勘破盈虛識化權

人間能得幾回看

老子玄覽卷二

三十三

右第三十六章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而欲作言將害之其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
道之本體寂然不動而已及其感也萬物生焉則出焉則入焉則無不爲其無爲也非頑空斷滅之謂也能靜能應無窮之妙以無也其無不爲也非運來忘本之謂也常應常靜無所居以無有也有無合一之妙有如此侯王若能守此無爲之活則萬物化之也孰能已哉然其化之也乃萬物之自化萬物不知也萬物不知各具無名之樸未免沉著於有爲事相之中爲境所瞞爲物所惑故化而欲作即此欲作之心遂妄迷真去道遠矣聖人於是復之其無名之樸焉無名之樸何哉亦將不欲而已蓋聖人欲作而吾道之真不欲不欲者作而不作不作而作順其自然行所無事而已如之則

老子道德經玄覽

無欲而靜矣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朴天下有不定者乎
老聖之言若指理道而治身之道實不外是要在學者會而通之其樸散爲器
復歸於樸
化而欲作
以靜鎮之

老子玄覽卷二

三十四

老子道德經玄覽上篇終

五十二三五

老子道德經卷二

下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失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上德上乘之德也上乘之德無成心去執着全體大道心若太虛不自知其德也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乘之德返還歸復求且不失其德而已而不知心染法塵終爲法縛若非抱元守一以空其心幾何而不蔽於釋家之理障哉故曰不失德是以無德是知上德不德者無爲而無以爲者也無爲者非頑空斷滅一無所爲之謂也定

老子玄覽卷二

三十五

慧相出寂照並用不見其迹莫知其然神聖之德也下德爲之而有以爲則貴士之德歸復之道也有以爲而不知速返以證無爲之道則執着之病焉能免哉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仁義者生於事相之中而立之名上仁雖不能無爲然亦未嘗胸胸焉仁之也故其爲德也幾於上德上義則爲之而有以爲矣有以爲則雖知若知則雖知此詳審精密動合事宜而不知混沌之德已不免於毀譽之虞矣若夫所謂上德者不過於有爲名相之中別嫌明微定上安下嚴重節文度數如此之詳而已固於樸散之器矣況爲之而莫之應又下擇其而仍之乎平仍之也者細之也以禮繩民民終莫肯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失道而德失德而仁失之至本遠也失仁而義則去之遠矣失義而禮則遠之遠矣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何謂亂首世降虐下民僞目滋滿近假而大亂

眞者禮首之也故曰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前識者何謂愚始大道以多岐亡羊世人不知道無名相而沉淪於名相之難於見解前識者故自謂通入而與之以過於道則假借焉而無所之民之愚且固久矣是何其謂味之甚而不知返本還源以歸於甘乎誠知之則必先道德而後仁義自有爲以證無爲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而可以窺見大道之原矣大丈夫之所以去彼而取此者良有以哉上篇結聖乘智絕仁乘義具索抱朴少私寡欲與此正相發且道何謂上德不德破試看

○ 個裏從來絕點埃

須知四勿兼三省
道人何事強安排
猶是教人拂鏡臺

右第三十八章

吾觀老聖之論仁義如此而吾儒謂性中只有仁義老聖之薄

老子玄覽卷二

三十六

禮若此而吾儒欲爲國以禮何其言之矛盾一至於此耶曰老聖之學生於先天微性命之根原吾儒之學起於後天爲經世之大典性中仁義自後天已發着而言而其渾渾淪淪之先固固無可名相無可指擬仁義何從立耶故失道而後德則仁義立而名相生矣失德而仁猶全體也若謂則仁中之有指謂則則仁中之有指文者謂之非道非德固不可然亦豈可據是而遂謂之道德哉蓋謂之失則愈降而愈末矣及觀夫子論禮大林放從先進禮讓爲國之說禮云禮云之狀則其處厚居實之意隱然自見於言表於此會而通之然後知三聖之不異而以其實爲見小者其亦不得於言而不言求之於心也夫

道德仁義禮說

嘗以本喻道者根也德者幹也仁義枝也禮華葉也失道則失

其果矣求之德猶餘也求之仁義則枝也已遠矣求之禮則華
榮煩而無遠矣老子欲人返本故先道德孔子志道據德依仁
之說亦似有存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
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其地無
以寧將恐其神無以靈將恐其谷無以盈將恐其萬物無以生將恐其
侯王無以爲貞而貴高將恐其顯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
自持無有不自殺此其以賤爲本耶非乎故致數車無車不欲埒埒如王
落落如石數上

此言得一之妙也一曰道之真乙之炁爲生天生地生人生物之根
故天得之以清地得之以寧神得之以靈谷得之以盈萬物得之以
生王侯得之以爲天下貞其實皆由此真乙而致之莊子曰執主張

老子玄覽

卷二

三十七

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此之謂也況使夫不得一則久其
所以爲清而神者將恐其裂矣地不得一則失其所以爲寧而神者
將恐其裂矣神不得一則正炁不行故無以靈而恐其萬物一之所
生不得一則以爲生而化機不幾於滅乎王侯者天地神物之主不
得一則以爲天下貞而貴高不幾於顯乎是王侯之所以貴高而神
者失道故也夫道則曰見自是曰自伐曰自貴故天地神人皆
厭其德而順之不知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而自高自貴非
所以爲道也古之侯王守道者其身雖處高貴之位而其自稱曰
孤曰寡曰不穀是皆居其至賤至下之名以自貶抑此其以賤爲本
非用道大德本來平等一體同觀誰貴誰賤誰高誰下王侯有見於
此竟能畧其勢分之尊相忘於道不徒瑣細於稱謂之間而已故致
數車無車埒埒如石數上

老子道德經玄覽

有名爲車者特以虛中能載故謂之車侯王一身其心性耳目口鼻
四肢之類皆與人同無有名爲侯王者特以其置身此塵之上謂之
侯王今也以其適然所遭之名而自高自貴以求立異於天下則是
名之爲玉而瑤瑤然名之爲石而珉珉然亦其矣瑤瑤言少也珉
瑤言多也玉石雖有多寡之分而玉石不知王侯民庶雖有貴賤之
分而王侯不知是乃所以爲道也被以勢位爲榮者何足與語於道
哉

本來平等 意見不生 卑以自牧
得一面貞

右第三十九章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此章之旨直達道妙反復也易曰復乎剛反音先天真乙之炁根於

老子玄覽

卷二

三十八

虛靜之中及其動也神明生焉聖功出焉故夫天地勢重陰之下而一
陽乘之乃造化之根抵而品彙之樞紐也聖人洞曉陰陽深達造化
贊易至復不覺歎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生物之心至復乃見
則夫靜極而動之端其道之出機乎故曰反者道之動聖人用之則
以善其身故於陰陽互藏之宅而獨其微動之機而靜之以自養
命之根宗其未得之也守之以清靜尚之以不爭及其得之則守
致柔抱一無離始終以弱爲用者體道之事也故曰弱者道之用所
以然者蓋以天地萬物皆生於有有生於無謂之曰無即無名天地
之始也謂之曰有即有名萬物之母也聖人之於道也求之於有而
能徇其機守之於無而善觀其妙知動知靜而不失其時者其惟聖
人乎此非予之私言也特聞之矣

自選國中師大道今分剖東家窮子過西隣漫向誰無等語有

五十二三七

若知否要得張公醉須用李公酒待得他家冬至時一酒酒
方入口洞房夫婦鎮交歡一戰生兒行第九龍食母加更牛
昔上人向壽國中師師自號也

右第四十章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笑不足
以爲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退道若類上德若谷下德
若盈德若不足建德若偷實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
象無形道隱無名夫惟道靜實且成

此道至神至聖至易至簡凡人得而修之立醫聖域上士聞道勤而
行之上乘之人根器甚利其聞道也如良馬見鞭追風千里故能獨
面行之中士則雖聞大道之要而應難斷慾海頗深行而不行若
存若亡自非真師提挈良友薰陶終亦難落而已可勝惜哉下士則

老子玄覽卷二

三十九

信心不及反生疑竊故聞而笑之然不笑不足以爲道何以故道者
工妙日用之道夫婦之豎可以與知與能而德其至也則猶在生居
聖功出焉故聖人以是導人使行歸復之道藉不爲人所笑則其氣
高玄遠可豈可與之事而非聖人易聞之語矣故建言有之明道若
昧進道若退退道若類實道若虛道若實道若用而不聞故聖人之所
謂道非於百姓日用之外而別有所加也明道與昧道同行其道與
退道同事聖道與凡道同類其理一而已矣上德者言其下又言若
子虛心體道之事上德者谷不自盈也大白若辱不自滿也其德若
不足重積而當施也建德若偷慎密而不露也質直若絀無欲若也
大方無隅無方所也大器晚成無欲速也大音希聲無聲臭也大象
無形無色相也道隱無名微妙玄通深不可識也如是則可謂體道
之至矣夫惟道靜實且成實者假借之意道能實人亦能成人凡古

貸之可使聖則是成其爲凡矣老者貸之可使壯則是成其爲童矣
蓋道藏於彼彼乃善貸道修於己成者自成也且道貸則其厚
百丈灑頭自整綸
桃源不賺問津人
盤他海底驪龍覺
一夜風雷大地春

右第四十一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人之
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
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道者無名無相根於太極之先始生一氣爲生天生地生人生物之
根是謂元始祖炁至虛至靜靜極而動遂分陰陽陰陽二氣絪縕交
通復合爲一故二而生三三體重生萬物乃出易曰易有太極是生
兩儀又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周子曰無極而太極世儒不知此理

老子玄覽卷二

四十

至以無極太極合而爲一而曰非太極之上復有無極是徒知一之
生二而不知道之生一得其宗而忘其祖也且夫一二與三皆諸名
數謂之一者但渾淪而未判體具而未分耳不知未始有一之先必
有所以主張綱維之者莊生所謂太初有無無有無名是謂無極故
周子曰太極本無極也太極本於無極而謂之合一可乎萬物負陰
而抱陽沖氣以爲和音萬物之生負陰以背地抱陽以背天而中虛
之氣流行於中以背天地之和即此冲和之氣是爲性命之根易曰
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聖人致中和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以和召和
理固然也奈何世人索於物欲執於人我勝負競起失此冲和氣夫道
遠矣是以聖人教人與道爲體常使虛心弱志保之以不盈尚之以
不爭且如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之知道者或以是稱之豈
其漫無所見而順貶損於言語稱謂之間哉蓋道本冲和善既得此

以爲性命之根而使其自高自亢與道相違則不道早已是欲益而
反損者也。能反是道則雖深自貶抑而謙光之德終不可訖非損之
而反益者乎。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損益無常惟其自高聖
人者究損益之理而知此和者人之所與也。微性命之原而知此和
者天之所命也。故首舉此義以爲教父焉。父之言始也人之所終也
亦教之令其言曰強梁者不得其死蓋雖恒言而至理微寓使知強
梁者死則知柔弱生而中和之德可坐進矣。子路行而夫子嘆
之曰若山也不得其死然聖人之無異教也如此。

物壯則老

不道早已

冲氣爲和

真常不死

右第四十二章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

老子玄覽

卷二

四十一

不言之數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言此冲和之氣生於
虛靜之中而凡天下之至堅者皆能馳騁之而各盡其才無間言皆
能貫徹之而不見其隙蓋一真之氣靈靈無垠張子所謂其來也自
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是乃真常之妙用造化之自然所謂道之
之益有如此也。聖人體之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故能自無而
以柔制剛無爲而民自化也。好靜而民自正也。無事而民自富萬無
欲而民自樸也。常與造化之妙同運並行下此則皆屬於有爲執著
於變幻而不足以望其涯矣。故曰天下希及之云。

無人無間

柔馳至堅

聖人無爲

法其自然

右第四十三章

老子道德經玄覽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今天下不可解者有二焉曰名與利。世人不知輕重之等而遂求以
喪其故老聖等之以示人曰名與身孰親乎身與貨孰多乎。以是相
較其輕其重必有能辨之者。然而貪夫死利志士死名者重反在彼輕
反在此所得者未尺寸而所亡者已等丈矣。得之與亡果孰病乎。大
抵甚愛者必大費多藏者必厚亡。人苟甚愛其名則患得患失疲精
耗神而所費者大矣。惟貨是蓄則損志益過欲忽招禍而所亡者厚
矣。與其多藏而厚亡孰若知足而不辱乎。與其甚愛而大費孰若知
止而不殆乎。知足知止則既無心於得而亦無所於亡矣。無得無亡
長久之道孰大於是。然謂之長久即真常不變之道也。非知道者孰
能與於此哉。

老子玄覽

卷二

四十二

酒澆金谷絡果禍

江上羊裘豈是逃

不似東家垂白老

惜勝雙眼看兒曹

右第四十四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
訥。勝者謂勝勝者謂勝。天下正。

大成若缺不見其成也大盈若冲不見其盈也大直若屈不見其直
也大巧若拙不見其巧也大辯若訥不見其辯也。今天下類以不缺
爲成不冲爲盈不屈爲直不拙爲巧不辯爲訥耳。不知既成既盈既
直既巧既辯則精神意氣發泄已盡久之自有變滅而其用易竭。蓋
以其落於後天象數之中故消息盈虛之理雖智者亦不能以自逃。
惟大成大盈大直大巧大辯之人虛心窮志常若不足故無心於成
常若缺焉耳。而其用可以不敝無心於盈常若冲焉耳。而其用可以

五十三九

不窮大巧大直大辯之人亦復如是是皆以無爲用而不滯於名
有所作而不固於數所謂正當之道蓋如此聖人所以無私而能成
其私不大而能成其大者其道類是操勝塞靜勝熱又言人定之是
以勝天言物之盈虛消息雖有定數如成者必缺盈者必冲傷者必
屈弄巧則拙窮則必訥其往復之數雖不可逃然我不居成而守
之不恃其盈就虛之不傷於直就屈之無巧成故無拙敗不自
口不致乃窮是惟清靜將養天下正也然則清靜之德其聖人之
所以善其用於不窮者乎

賞花須賞未開枝

九十春光能幾時

待得清枝齊爛熳

風吹雨打漸披離

右第四十五章

天下有道即走馬以棄天下無道或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

老子玄覽

卷二

四十三

不知足者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

欲返清靜之德去奢去泰寡欲知足而已天下有道其君必尚清靜
好大喜功之心無自而生雖有走馬而無所用之卻以棄田而已無
道則或馬生於郊喻如修道之士六賊不擾意馬安閑不事克伐而
天下太平方爲有道否則六賊交戰意馬橫馳天下紛多事矣所以
然者以其見可欲而不知足故也故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
足咎莫大於欲得不知足者賦其所已有也欲得者貪其所本無也
一心之微累欲致之禍咎皆有既耶故聖人之教常使人知足知上
文成而若缺盈而若冲直而若屈巧而若拙辯而若訥皆知足之謂
知足之足斯常足矣常亦真常之意否則盈滿之極而虛虛之極而
能以常足哉

休馳六賊亂廚田

清靜無爲合自然

一白華山歸馬後

幾人能見太平年

右第四十六章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窺遠其知覺少是以聖人不行而
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此言聖人定性之妙也聖人之心常清靜寂然不動之中而萬象
森羅已具故能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蓋天地萬物莫
非善性之固有性既清靜則所謂無名天地之始者我握其樞矣是
以宇宙在手萬化生身不行而能知也不見而能名也無爲而能成
也彼出之窺遠而知細少者則以其外吾性而別求博治以爲知是
以虛靜之體反爲聞見所翳故不能以周知而無蔽耳以是知聖人
之知天德之良知也吾儒所謂誠明釋氏所謂定慧意蓋如此
本來作鏡是青銅
能費研磨幾許功

老子玄覽

卷二

四十四

今日觀來當面照

大千沙界在其中

右第四十七章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矣故取天
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以見聞知解爲學者惟求博治以日知其所不知故當日當知而
靜之中一物不著故損之又損至於無爲而後有以直其大德也本
體清靜無所損三者既無唯見於空容無所容所謂無無無無無
湛然常寂寂無所寂皆日損之義疏也然寂而能照照而能照無
爲而無不爲蓋無爲者其本體而無不爲者其妙用也知無爲而不
知無爲之無不爲則落於幻空知無不爲而不知無不爲之無爲則
迷於事相非道也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言此無爲之妙不獨可以治身而已雖聖人之治天下亦用是道莊

者突陸行不避虎兇之威入軍不被甲兵之害是聖何謂其德哉
天下之人生之厚者貪戀聲色亡精神則聖何謂其德哉
爪矣馳騁血氣好戰鬪則身入其軍而兵刃其刃矣則聖何謂其德哉
善者而有是哉濟泊以養其心冲和以養其氣雖管仲之長而能
免於咥人之凶雖有臨敵之時而不致喪寶之患故管仲死而得
以長生久視也

生徒十有三大海噴浮瀝死徒十有三天木萬葉吟高松生徒
死總十九鳩毒甘如饴金酒君不見西家老翁留重慶虎臣之室
朝其頭東家小兒赤如洗能入虎穴得虎子乃知至人壽星厚
生之徒徒爾爾
右第五十章

道生之德者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
老子 玄 卷二 四十七

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夫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
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道者無名無相自本自根萬物資之以爲始也故曰道生之德者
曰物形之有形必有勢故曰勢成之勢如精氣爲物之始也
大小之稱形也勢也萬物之所以成其終也道也道者無名無相
成其始也故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然道之所以尊也貴也者
也夫豈依形而立特勢而有哉吾知其具於未始有物之前而
爲造化之根抵者在是行於未始無物之後而所以爲萬物之
者在是所謂大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雷將恐發萬物無以生
液者其尊之貴之矣待教令而使之然哉是知萬物不計自生自
而所以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者道也然道玄虛

無自然故能生畜萬物而不居其功蓋生之也而未有之焉爲之
也而未嘗特之焉長之也而未嘗宰之焉程子所謂天地之常以正
心普萬物而無心易文言所謂乾始能以美利天下不吉所屬者
其德亦玄矣哉玄德乃道之詞蓋上德非失道而德之德也
詳之

玄德無爲

萬物之柄

法其自然

性命各正

右第五十一章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
不始棄其兌聞其門終身不勤聞其兌濟其車終身不救其小曰明
柔曰強用其光復歸於明無遺身殃是謂明常
人皆知有名爲萬物之母而不知無名實天地之始故老聖推原且

老子 玄 卷二 四十八

示人曰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如是則知母之復有母也蓋天地萬
物皆從道生經曰樸散爲器凡有名相之類皆道之子也然道器子
母本不相離既得其母以知其子則知天下無道外之器既知其子
復守其母則能復歸於樸而可以無殃矣夫本之患矣守其母
曰食母其義最深三教聖人同此命脈吾儒得之而曰精一之傳
氏得之而曰不二之門老聖得之而曰抱一之學蓋是道也何謂
母衆其兌聞其門是守母也見小守柔是守母也用其兌復歸於明
是守母也何謂衆其兌聞其門人有七竅皆爲母衆出入之門是爲
實門曰爲兌門參同契曰閉塞其兌築固靈樞又曰兌合不以誤命
言順鴻濛誠能衆而閉之則內焉固鍵三寶外焉遠絕門愈而終其
無動勞之事矣否則聞其兌雖濟其事而抑何救於危亡也哉何謂
見小守柔道之體本自虛無本自滿弱經曰常無欲可名於小故能

見之則知微而知彰矣故謂之曰明又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誠能守之則壯靜而勝壯矣故謂之曰強用其光復歸於明無遺身殃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世人不能察其門見小守柔而每以聰明察物實智先入卒之自貽伊戚者皆用光之太過也誠能復歸於明則是知子守母而沒身可以不殆矣殃咎周自而至哉是謂襲常即真常之道母是也聖者承襲之義復命曰常守母之學復命之道也能復其命則可以繼襲常道而與道爲之合其矣問予還識毋否

風塵四海正茫茫

借問世兒誰氏子

右第五十二章

歸去還須認本鄉
無旁刻本非高堂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

老子玄覽卷二

四十九

難倉甚虛假矣衆利則厭飲食資財有餘是謂盜竊非道誠

介然然之頃也施張大之意言使我條然有知於大道而欲行之則亦唯施之是畏何者大道虛無而無生而不有無可張大使我奮然有知行於大道而不敢如此以爲大道之所容況資財之以其身乎夫道本卑夷平直至易至而民往往好徑舍正路而弗由即此好徑之心嗚呼於誘無所不至以宮室則其除治也其甚矣則其綺麗也佩帶利劍以爲武賦飲食以爲樂其外若此之有餘然而虛用荒蕪虛實空竭其內若此之不足縱使資財有餘而不知自守道者觀之是謂盜竊非道何者倘來之物非吾本分所有若而而之然者以益得之物而誇以示人可乎哉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信唯施之是畏也已

大道自有餘

但耕方寸地

老子道德經玄覽

莫教倉庫虛

常使德田治

右第五十三章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脩之身其德乃真脩之家其德乃餘脩之鄉其德乃長脩之國其德乃豐脩之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親身以家親家以鄉親鄉以國親國以天下親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此言真常不變之道聖人所以善其用於不窮也夫物有其建之希有不拔者有其抱之希有不脫者何哉以其落於有爲事相之中故終受變滅而不能堅固長久故惟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而子孫守之祭祀不輟則非真常不變之道孰能與於斯哉真常不變之道道德是也以此而脩之身則爲守母爲抱一復歸於樸而與道爲之合真矣故曰其德乃真大道之行天下爲公不但可以獨善其身而

老子玄覽卷二

五十

且中是而脩之家修之鄉修之國與天下不過舉而措之而德施之溥有莫知其然而然者何哉吾嘗以身親身而其身同也以家親家而其家同也以鄉親鄉以國親國以天下親天下而天下亦無不同也身家鄉國天下既同而道德爲有不同者蓋道德既同則推之可以無不準動之可以無不化矣且吾何以知其然哉以吾之同焉故也聖人之所謂善建善抱者蓋如此其恒久而不變也宜哉

道德有於身

陽和不擇地

右第五十四章

身修德乃真

化育萬民春

合德之厚止於赤子盡德不損不據搜焉不搏骨弱筋柔而無固索如北牡之合而無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嗷不矜相之至也知相

五十二四三

常知常日明益生曰祥心使耳目強壯則老是不知不覺早已
古之修身者合藏道德厚不露故壯之亦不露其德也
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嬰兒之心惟知抱一則言不立
意不整猛獸不據機鳥不搏心既無機故物亦不具心亦不
弱筋柔而握物反固未知壯之合而其機常存何也精氣平則
即精氣為物之精精全則氣自專故握物反固而壯其德也
合而自然若終日號而喘不啻何也知之至也知者神也神也
氣和則智自開而愛之氣之所以和者由於神之不恃也夫言大
大矣大怒而號焉不終日而神氣為之困焉矣精氣平則神相
德也合德之厚者亦復如是故常抱元守一專氣致柔則神相
與天地相為流通則性命常固而真常不替之德也矣
明於大道者孰能之哉故知和曰常知常日明不知常謂之謂為冥

老子玄覽卷二

五十一

作而反求於身心之外是生之厚非攝生之術也
已又其甚者自見自是自矜自伐以心使氣而敢以心為
之機以至壯極而老背道遠真早則已耳是合何德哉

嬰兒不解言何德

保合神和真言

珍重莫將心使氣

開濟至步益生人

右第五十五章

知者不言者不知來其兌開其門控其鏡解其紛知其要同其
謂玄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
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道不可道故知者不言多言數窮故言者不知易曰默而成之不言
而信存乎德行子曰欲無言世之人好以言語狀論自謂知而
不知落於言筌去道遠矣有能來其兌而閉其門控其鏡而解其紛

和其光而同其塵則是人也夫豈深自秘藏而然爾世而貴無可
者哉大道本無分別渾然大同吾之同同於玄而非同於世也故曰
是謂玄同玄同之人未嘗親人故不可得而親之未嘗與人故不可
得而疎之不趨利故利不可誘不避害故害不可傷不阿諛故言不
可尚也不厭貧故賤不可加也當超然於萬物之上而與道為伍故
為天下貴是道也吾自有之吾自知之而已言不能盡而亦可以
徒言示人哉

市兒終日道千金

定兩分殊倚市門

待得千金交易後

千金不屬這金人

右第五十六章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
盜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民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

老子玄覽卷二

五十二

五十二

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
我無欲而民自樸

以正治國者尚賢賞能信賞必罰正道也以奇用兵者雄守雌伏陽
子陰擊奇道也然皆有為之法非聖人所貴故德天下者不貴以
事則無為之道也然則國與天下有二道乎曰有為之法損道而
為之道君道也君臣道合則上下交而成泰矣若君臣不合則
繁繁繁固基址非以正治國之謂乎天人合德機運用非以正治
兵之謂乎及乎功成事遂則惟抱元守一以顯無為之道如周
命兼修而成聖矣吾何以知取天下者之當以無事哉蓋以天下神
器不可為也為之者敗之自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有天下者不知
萬物一體貴己賤人多生忌諱深宮峻宇竭下奉上故財用不節而
民相資漢文深用黃老身衣赭衣露臺惜費良有以也何謂人多利

器國家滋得利器者謀術之類人多有此則則何是非法乎
紀國政益得以至民多技巧而奇物生上多法而益賊起則有由
兆禍有由生是皆化而欲作而不能繼之以無名之懷故也治身之
道多為多敗亦復如是聖人知其如此故嘗為之言曰我無為而民
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壽曰富則
無貧而盜賊為之日消矣曰機則無巧而利器為之不作矣曰無為
之道取天下而天下亦以無為應之其效蓋如此哉此與絕聖棄智
章意同取天下蓋萬言耳

休分有作與無為

富國強兵各有時

大藥不脩談面壁

磨磚成鏡待何如

右第五十七章

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

老子玄覽

卷二

五十三

知其極其無正耶正復為奇奇復為好民之迷其目固久是以聖人方
而不割廉而不割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上古之世民醇事簡故聖人以無為之道治之其政悶悶者以民之
醇醇故也世降則聖人不能與天下相忘於無事矣聖人有為則教有
弊可補故其政察察所以察察者以民之缺缺故也補之治身者焉
上德無為不以察求其悶悶之政也今天下之稱上德者幾何人哉
道德既失未免以時而行歸復之法於是乎察察之政有所下施已
者何謂察察辨水源知藥材之老嫩執天行知火候之消息微乎深
乎入於無朕至於無損爾平密乎視於無形爾於無聲者是察察之
政也聖人於此豈樂而為之哉求以補吾身之缺缺焉耳且夫治身
之道聖人非自百姓日用之外別有所加也蓋其洞曉陰陽是造
化故於其五藏之宅而竊其所謂真乙之炁者以為立命之基是知

老子道德經玄覽

殺機逆轉害我靈福禍福伏之機奇正互轉之勢所謂順之則法
界火坑逆之則大地土寶出死入生轉凡成聖非有三道逆轉機之
無定一至是耶若民則皆迷於道日固久矣自非聖人孰能知之抑
非至人孰能行之是以聖人方面不割廉而不肆直而不肆光而不
耀四者皆聖人恭己體道之事廉則剛也剛亦剛也與上句義相
屬常人方則必割廉則必剛直則必肆光則必耀此一既賊
生傷物肆志揚已要皆皆迷大道而使之然聖人則於常人所事之
中獨能超然遠覽悠然自得善藏其用而用為之渾然虛已下人
而形跡為之不露所謂欲為而為之以不為是以雖行察察之政而
終得以證無為之妙也

禍福無正

殺機互伏

轉此一機

災變為福

老子玄覽

卷二

五十四

右第五十八章

治人事天莫如大德大德是謂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
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矣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可以長久是謂
深根固柢長生久福之道

察察之政以善為先非善則德性不同已是不全謂能用德而二人
不當宜強主弱無以行一時半刻之功故當當以積之然所謂積者
又非止深藏固柢不妄施予而已以究其極則伯陽翁之所謂固
三寶能仁氏之所謂不樂六塵紫陽翁之所謂相照無漏皆善之積
義也治人即治身也事天者全其天之所予言治人事天以善為本
惟善是謂早復易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常人不知當施早復為治
人事天之要誤為妄作耗精喪神以抵於盡非天促之亡自貽之敗
也既知早復是謂重積德何以故既已失德知而復之自德自生

五十二四五

自當自各積之之久神氣滿室民安國富待時舉事而動則小國之就其底止哉如是則可以有國矣有國猶有身也然其所以無母之國哉雖能有國而不得其母亦非長久故有國之理可以久厚即食母守母之母乃乙之慈所以生生者也夫重積而後有國有國而能得其母焉則宇宙在手造化生身矣所謂深根固長生久視之道又孰有加於此哉莫知其極意蓋如此

治人莫若德

早復重積德

太息聞洋人

悉居無母國

右第五十九章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其德安歸焉

治大國若烹小鮮烹小鮮者法宜安靜則水定火侯其自熟急則潰矣

老子玄覽 卷二

五十五

治身之道亦復如是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非不神也神不傷人謂之不神也亦直然亦非神之不傷人也聖人者神見之上也聖人以道蒞天下虛已無爲未嘗敢於傷人故神之不傷人也亦宜夫聖人與神但不傷人則天下無事矣故聖人以道蒞天下神自歸之也神亦以德歸於聖人曰聖人之德也然亦非自歸也神自歸也所以道治身者亦復如是此章大意意在兩不相傷聖人安身而後應而不則同義至紫陽真人之詩大小無傷而國全而身安神不傷雖不消而國全事力消解消解神傷人又作神傷人問

右第六十章

大國若下流天下之安天下之北北常以靜勝壯以靜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矣

道教學術資訊網

國不過欲兼諸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故大者宜下

此承上章決定大小二國宜上宜下之理蓋鄭萬言大國小國者皆以爲大國爲小既處大國則宜爲雄爲長何以反居下流爲天下之北耶曰此兩國之術交泰之道也且夫大國者小國之交會也如水之下流故曰大國下流天下之交既爲天下之交則當爲天下之北故夫有爲之道制人而不制於人取人而不取於人者也然而制人者當以靜爲本爲觀諸物之北者常以靜而勝壯則可見矣故我爲大國則宜居下而取彼何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矣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矣夫大者或下以取小者或下而取大此皆宜靜居下之利理勢之必然也故大國以下爲利焉如是則交泰之道成兩國之德明矣且大國不過欲兼諸人下以取之則大國之德得矣

老子玄覽 卷二

五十六

小國不過欲入以事人爲人所取則小國之願諸矣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兩不相傷大之宜下也其利又如此或下而取之上言陰陽相取之勢也大國不過以下言陰陽相求之情也既知其情又明其勢焉有求而不得哉經曰常有欲以觀其微至言妙道於此盡洩諸君以意參焉

云何大國宜居下

勝壯何如北衛高

戰月不知舟臥穩

癡人猶自說從稿

右第六十一章

道者萬物之與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入之不善何樂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驅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者罪以免耶故爲天下貴道者萬物之與善人善人之寶寶貴貴也不善人之所保保貴

障也何以知爲不善人之所保耶美言以五市則交易易成尊行以相加則人皆通避美言尊行非道也而竊其近似者尙足以容其身而濟其事是知道之爲用也大人雖不善而竊此好美則亦爲人所取何至廢棄之有耶信乎爲不善人之所保萬物之與而吾人之寶也已故立爲天子置爲三公其尊非不至也獻以贈馬先之其璧其寶非不重也然皆依形而立待勢而有會有變滅而不能久不如坐進此道之爲愈焉道曰坐進言取之己身不待外求也且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蓋道本在己罪不由天我能坐進此道則心虛而腹益實志弱而骨益強言作德之休而無作僞之端又何求之不得何罪之不免哉夫有求而得則信乎爲善人之寶有罪以免則信乎爲不善人之所保也道之所以爲天下貴者以此好道貴德之觀老聖儒爲初機設教使知道德之可求而誘之

老子玄覽卷二

五十一

進道者若片雲當理會

有求有求仍是幻

不知大道原無相

可尊可貴未爲道

坐進休存此量心

右第六十三章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俱備以應同難於其易易大於其難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直就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此言聖人有爲之法也夫有爲之道聖人修之以其其身順其德而欲作之時爲能隨之以無名之樸是以雖不離於事相之中而超然獨出於事相之外所謂欲爲而爲之以不爲者故曰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經曰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意蓋如此大小多少俱備以德何以故常人身處大國不能下小自雄自長凌轢於物卒之用非

老子道德經玄覽

取困兩敗俱傷恩多怨深業重禍敗沉滯於有爲事相之中而不能自拔者往往有之聖人不然大者小之不敢自恃其大也者少之不敢自恃其多也怨者德之不敢快心於報復也國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何謂國難於其易天下有大難事三爲國而至於國未命爲學而至於希聖希天修身而至於長生久視是也然欲國之必於其易欲爲之必於其細何以故聖人之所謂道者非於百姓日用外別有所加也洞曉陰陽深達造化故於陰陽五藏之宅而寓其所謂真乙之器者以爲立命之基豈非至易至簡至幽至微至神至聖至說聖人爲之圖之不出乎此此千聖傳心之要道也聖人爲之圖後舍此則爲傍門小術而不足以爲道矣且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大事必作於細聖人豈敢以爲細而眇之哉故終不爲大而能成其大焉輕諾者必寡信多易者必多難聖人亦豈敢以爲易而忽之哉故猶

老子玄覽卷二

五十八

難之而終無所難焉終不爲大即大小多少俱備以應之蓋難難言難言而不敢以易心乘之聖人之謙於有爲也如此且道者若調作難易還理會否

章問大機道

求之且用回

須彌藏芥子

七寶樓臺出

得法居龍易

無處逐龍難

只從無事取

莫執有爲看

右第六十三章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故爲之於未兆之前未兆之末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善敗之說者失之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當於幾微而敗之何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家

五十二四七

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此亦上章固難於易爲大於細泛舉事理而論今會其意而解之聖人之治身也竊互藏之精行通修之道保身於未危故其安易持也運機於未兆故其事易謀也識其時而勝之故其勝易破也得其機而運之故其微易散也爲之於未有故氣清而無質也治之於未亂故順習而易馴也所謂固難於其易者如此合抱之木生於毫末順德積小以高大也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辟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也所謂爲大於其細蓋如此蓋修身而至於長生久視亦大且難矣然非於百姓日用之外別有所加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聖人洞曉陰陽深達造化故於有爲事相之中而而修之以仙其身是知出入生轉凡成聖其機不遠在乎虛心獨志欲爲而爲之以不爲方爲妙合否則爲之者敗之而執之者失

老子玄覽

卷二

五十九

之矣此百姓所以去體之日遠也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且民之從事於道也亦常於幾成而敗焉何哉凡以其不能無終始焉耳蓋曰幾成則去爲者之敗執者之失固已遠甚幾成而至於敗則與爲執之弊等耳所以然者得非以持心未熟煙已無可見而生情聖人作陰而致然哉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貴學不學而取人之所過使其胸次洒洒一塵不掛然後情境兩忘可以臨爐指藥而行一時半刻之功及平時至氣動則惟恭已聽命順其自然而一毫敢決取強之意不敢與乎其間正所謂大小多少俱無以爲欲爲而爲之以不爲聖人之謹於行事而善於慎終也如此其無敗而無失也宜哉

安易持勝焉破得其機民安作欲爲無爲執無執始終無失欲不欲學不學輔自然順不錯有欲固難此其幾

右第六十四章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多智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稽式能知稽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於大順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愚之者絕聖棄智絕巧棄利之意夫聖人欲不欲學不學以輔萬物之自然而其爲治殆將無所用其明者況民之難治又以多智之故乎自其貴難得之貨也而物欲昏之自其爲日益之學也而聞見智之輻轉膠固障蔽益深民之難治有由然哉故以智治國國之賊智慧出而大偽滋也不以智治國國之福歸於朴而天其忘也知此兩者亦非治身之稽式乎能知稽式是謂玄德玄德則深矣遠矣與物反矣蓋俗人唯昭我獨若若俗人察我獨獨獨所以微妙玄通深不可識乃至於大順輔萬物之

老子玄覽

卷二

六十

自然與道爲之合真也歟

智爲賊愚爲福與物反之謂玄德無爲而治此其式

右第六十五章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害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爲故天下莫能與爭此言能下之利以明聖人體道之事夫江海之所以能爲百谷王以其善下故也聖人修身體道亦以能下爲利焉欲上民以身後之欲先民以身後之如是則有以得其樂與之心而求無不得是故上而不我重也處前而不我害也樂推而不我厭也心悅誠服而不我爭也蓋有投之所向無不如意者所謂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意正如此會此意否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害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爲故天下莫能與爭此言能下之利以明聖人體道之事夫江海之所以能爲百谷王以其善下故也聖人修身體道亦以能下爲利焉欲上民以身後之欲先民以身後之如是則有以得其樂與之心而求無不得是故上而不我重也處前而不我害也樂推而不我厭也心悅誠服而不我爭也蓋有投之所向無不如意者所謂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意正如此會此意否

開有顯龍鎮下珍
知他冷暖調他性

居龍鎮是提龍人
莫更爭先想演時

右第六十六章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肖久矣其細夫我有一
寶而持之曰慈曰檢曰不敢為天下先慈故能勇檢故能廣不敢為
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捨慈且勇捨檢且廣捨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
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術之

天下皆謂我道大云何皆皆謂大似不肖肖自應之曰惟大故似
不肖蓋道深兮其無名相泛兮其可左右無可見則無可藉述所以
似不肖者大故也若肖則謂於名肖屬於指辭亦物而已久矣其細
也夫夫我有一寶而持之曰慈曰檢曰不敢為天下先三著端弱
實也夫我有一寶而持之曰慈曰檢曰不敢為天下先三著端弱

老子玄覽卷二

六十一

我也孰知慈故能勇檢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乎同謂
慈故能勇愛人如愛己則得道多助而天下順之矣故能勇何謂檢
故能廣廣施如得財則復重積而莫知其極矣故能廣何謂不敢
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誰謂而不盈而不爭則其器長而自足
外其身而身存矣故能成器長今之人雖棄不肖之所為自矜自道
自矜自後捨慈且勇捨檢且廣捨後而先焉是生而動之也然則
也其能久乎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所救也神所祐也為道者
不得已而有戰守攻取之事捨慈何以哉知慈之有資於人則德
後又可知矣

保持三寶

神佑天保

不自於人

而肖於道

右第六十七章

老子道德經玄覽

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不
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承上章遂言用兵之事蓋亦寓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
敵者不與善用人者為之下武者未事而勝其能怒者臨事而怒其
氣與交兵也為之下以身下之也蓋有為之法聖人不得已而用之
以善其身者也既不得已而用之則當以慈檢不先為寶保而守之
夫然後可以得人之助以濟其事而成其功蓋惟慈故不武不怒惟
檢故不與惟不先故用人而能下是不爭之德也是用人之力也然
是不爭而下人乃天道也經曰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
爭易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如是則合德於天矣古人擬道之極
致何以加此故曰是謂配天古之極云

老子玄覽卷二

六十二

乃知不武不怒
于羽兩階苗自格

不戰而屈人兵
折衝於前在書生

右第六十八章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
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者勝矣
用兵有言疑古者兵志之詞引之以明不爭之意不敢為主而為客
他為主我為客也不敢進寸而退尺守城野戰知吉凶也如是則
欲為而為之以不為是謂行無行攘無攘仍無敵執無兵名之為戰
而實先所戰所謂不武不怒而不與者意蓋如此然自我而言雖無
欲戰之心自彼而言彼亦勦敵不可輕也故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則
捨慈且勇捨檢且廣捨後且先三寶幾喪而動之死地矣故抗兵相
加哀者勝之哀者慈也然慈則惜身愛物而後矣檢則退讓不爭而

不知何處謂之

花落滿枝啼杜鵑

右第七十三章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顯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此章戒人用壯而以天道曉之勇於敢者含羞且勇以心使氣死之徒也故曰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者用柔能下果而勿強生之徒也故曰勇於不敢則活斯兩者或利或害其理甚明而其事或可以意必者然其活也雖人之自活而不知為天所佑故不與生期而生自至也其殺也雖人之自殺而不知為天所惡故不與殺期而殺自至也夫道有陰有陽有柔有剛不可偏勝人而用剛亦天道也而卒為天之所惡孰知其故哉聖人非不知天道相益之理而故以此叩大

老子

六十五

欲其深遠而得之非謂天道幽遠鬼神詭昧而可以付之不知也且以吾人難解之難解人禍曉天道猶難測而不敢恃剛用壯以曉天道之所惡故觀其不爭而善勝則知天定之勝人也不言而善應則知相答之如響也不召而自來則知神降之不遠也寬而善謀則知不可以智脫也網疎而不失則知不可以巧避也夫大用與之際其幾甚為可畏也如此聖人之所以猶難者其以是夫

天道遠兮

而遠在茲

柔善者生

敢則殺之

天之所惡

孰敢附之

畏天之威

於時保之

右第七十三章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置之故常有司殺者豈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

老子道德經玄覽

不傷乎矣

承上章言勇於敢則殺是天殺之也乃有嗜殺之主操成福之柄而動以死懼天下是吾又以勇敢殺人而重犯天之所惡矣不知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哉民不畏死者非謂逆天干紀而犯法以死也凡今之民狹其所居賦其所生染指於愛欲之思維維幸於名利之細細及其年迫日索樂極哀來則亦甘心於極而己是民不畏死其癡愚使然也若使民常畏死則於道幾矣乃有不道之民變作奇詞張為幻言得執而殺之則一惑百警孰敢有為不道之事哉索之何不道者衆而吾法易窮於此而淫忽以逞是不知司殺者在天而吾欲以人代之也夫代司殺之殺人是猶代大匠之斲木也代大匠斲有不傷手者無幾矣況代司殺者乎司殺者其後其可得乎或問司殺之殺人也未嘗不假手於人然則司殺者之所假則我之殺

老子

六十六

亦司殺者殺之也而何有於代斲之傷吾觀從古以來代司殺者雖有殺人之權而恒以不殺為主是以禍德之氣當在於我而乃為乃昌履衍苗裔下此則殺人愈多而得禍愈速身試國亡為天下擇所謂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為道者誠不可以司殺之權在我而以死懼天下也

司殺在天

殺亦不畏

不殺在人

禍德之氣

右第七十四章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上之厚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為者是賢於生食稅多而民饑者損不足奉有餘也上有為而民難治者以智治國國之賊也生之厚而輕死者狹其所居賦其所生不畏威而大威

至也夫惟無以生爲者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是貴於貴生者而矣蓋貴生期有爲有爲則當授貴生則無厭無厭則當貴民之儀而雖治也宜說

何道使民不饑

食糧不如食母

不饑之民易治

厚生猶恐非宜

右第七十五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滅大處下者處上

人之生也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故其生也柔弱而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死莫不皆然故知剛強者死之徒也柔弱者生之徒也在人則常用柔能下者則不爭使生之氣常在於我者則物壯

老子 卷下 第二

六十八

則老是謂不強不強早已矣故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其之言也木強則共夫者處下而柔弱者處上矣蓋旁證曲喻以明剛強必死之意

謂弱不爭

謂其堅強

生氣在已

不強早已

右第七十六章

天之道其斜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損不強而補不足是以泰有餘孰能具有餘泰天下惟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其不欲見賢

天之道其斜張弓乎弓張則高者抑而下者舉矣豈非損有餘補不足之謂乎夫道如此人之道則不然故常損不足而益有餘如貴則凌下富則變貧強則弱寡才則驕人寡失天道孰能以有餘奉天下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洪百堅 製作

其惟有道者乎有道之人與天合德故能與多益抑高舉下以趨於平故爲天下生之育之長之畜之然爲之而不恃也功成而弗居也不欲自見其貴以與人也是謂以有餘奉天下蓋天道本無物我不生豈見故其平等若此自非聖人虛心體道孰能與於此哉

本來平等相

誰復復誰欠

虛實相報

默運自然中

右第七十七章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矣能行故聖人云受用之堪是謂社稷土受用之不鮮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老理謂剛於水經中蓋屢見之不爭則喻之上善無私則取其下流善下則推之爲百谷王正此則又以其能勝勝者若之謂天下之柔

老子 卷下 第二

六十八

柔莫過於水而以之攻堅強則消弱防微原莫之能勝是謂無以易乎水莫如是則弱之勝強柔之勝剛豈不易見豈爲難知而天下莫不知矣能行若何哉天下之人以心使氣恃剛則壯自謂足以勝人而不知物壯則老老則不道以此持身處世俾非可久是以聖人有見於此惟虛心弱志含容納河而不敵自見自是以爲得天下

及乎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則天下皆無有能勝之者故常爲之言曰受國之賜是謂社稷土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此則不祥皆人所賦焉而不肯受者而能受之豈非以卑而高而剛而能柔爲天下之大勇者孰能與於此哉是知處天下之衆首受天下之垢者也矣天下之禍者受天下之不祥者也正言若此則此道者可不深長思哉

虛則能受

弱乃不爭

藏心辨志

得面責

右第七十八章

和夫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天下胡爲而有銀戴人我對待兩相形而兩不相下則相責而惡生及夫銀之既成從而相解之其中富無蒼蒂也如是則人我之相未忘友可置善謂之善者其執左券而不責於人乎古者交易之道立契券而中分之主人執左以待右者之來合故左常居靜而無求於右而右則來合而有求於左聖人與入之道鑑其在我而無計較屈伸勝負之心是左契常在我也而天下之有求於聖人者莫不隨其所量之大小而各得其所願是聖人之所以無怨以聖人之不責於人故也記曰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語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

老子玄覽卷二

六十九

遠無意蓋如此故有德者司契司契則常居其靜而不責於人無德者司徹司徹則於人我之際直求勝負明白恩怨分曉如此則
渾沌決裂和氣謂之德者可乎惟此司契之人乃善人也夫
常與善人無私親而與善亦天之左契也使其有私亦可與善
人我相忘 等爲一體 天與善人 常與左

右第七十九章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此章老聖欲以無爲之道治天下蓋亦寓言言國小民寡本一治一亂之理。吾能使之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何以故民有聖智巧利鮮不馳騁絕購棄智絕巧棄利加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

老子道德經玄覽

抱一能無離乎則重死而不遠徙矣如是則往來之道絕故雖有日
擧而無所用之大費之爭混故雖有甲兵而無所陳之復歸於朴使
民復結繩而用之其甘其食美其服而無厭其所生者安其居樂其
俗而無疾其所居者鄰相望雞犬相聞至於老死而不相往來言
則非名安於無爲各順其自然孰能與於此哉聖人欲以無爲治大
下也如此

六、

萬物自治

附錄

五、六人

而不爭

質實之言不尚纖美上達之人不事辯說大智不事博聞聖人不假稽學何者聖人之學不飾言詞不資辯博方寸之中廓然洞然固所居也然既以爲人而已應見其有焉既以與人而已應見其有焉但平有積而後能者不知惟不積故能大同於物而其施不窮所以應有而應多者道本至足故也今夫一燈之光千燈共耀彼非相待而莫成此則何虧於本體聖人之道亦猶是也觀於天之道焉可得矣夫之道利而不害何者太虛之氣瑣其無垠何所積也然而生育之長之畜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常見其兼利萬物而末始有所妨害乎其間萬古此天地則萬古此化育是天道之應有而應多也聖人之道爲而不爭不爭者生之而不有也爲之而不恃也長之而不宰也道濟天下而不居其功兼善萬世而不有其德聖人之與人爲

人其愈有而愈多也。職此盜亦不過物各付物而已。何假於積而後能哉。皆觀爲而不爭四字。實道德之旨。紫老聖終篇隱括一語。詞約義盡。讀者其致思焉。

辯博非道

無爭乃真

三家同證

默寂能仁

右第八十一章

老子玄覽卷二

七十一

老子道德經玄覽下篇終

老子玄覽勘誤

第六頁第十二行照應而仁○照字誤

第八頁第二十一行正與政通四字應作小註

第九頁第二十三行運旅之身○旅字誤

第十頁第四行鐘鳴漏盡○鐘字誤

第十四頁第七行是謂恍惚○惚恍二字誤

第十九頁第十行支離俗學上多一以字

第二十五頁第九行先天道樸○夫字誤

第三十頁第二十一行隨遇而安○寓字誤

第三十一頁第三行死而不哀○亡字誤

第三十六頁第二行多歧亡羊○岐字誤

第三十八頁第十四行造化之根柢○抵字誤

老子玄覽勘誤

第四十七頁第八行鳩毒○鳩字誤第二十一行造化之根柢○抵字誤

字誤

第六十四頁第十七行大威無從至矣○畏字誤